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續世說卷第六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高允以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非十月浩初猶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書名梁武陵王紀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

齊柳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於簾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武帝崩

梁韋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

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驛召授上儀同三司

宋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爲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爾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鬢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已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入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它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歡歡曰汝
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
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如言果愈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
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爲角蟲多死是歲
天下牛死十七八輿駕巨牯數百頭同日斃於路側

○原本巨牯誤

馬瞻脫同字
据北史改補麋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
曰昨夜驛馬星流赦須臾當到隆宗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
焉俄而赦至

檀特師周文召至岐州會神武來寇玉璧檀特曰狗豈能至

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見也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面一尺面不如一寸眼

○原脫下一尺面三字
小譌尺据北史補改

大將

軍臉薄盼速非帝王相也

北齊綦毋懷文傳有蠕蠕客能算或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

算卽知其數并辦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算之唯
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實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頻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奏臣仰
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
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頻等曰是
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
無貴賤皆爾汝之開肆賣卜有人失馬來詣伯醜爲皇太子
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
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牽
所失馬來遂擒之

旋宮之義亡絕已久唐祖孝孫得毛爽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造爲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之世有祕書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宮內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

嚴毒卽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鄰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爲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每制敵推陣先期捷日嘗出陣至單于北塞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岡上將士皆以士衆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壻

○原作友据舊唐書改

宣州相術夏榮謂

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高

而有榮壽陸果爲相蕭亦爲相壽至八十其子華孫俛倣皆至宰輔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相者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然允嗣微弱蔣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慎爲建安尉卒其子繪謁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繪子捷爲刺史捷子洌爲左丞洌弟渙爲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卽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

畢備集于庭中樹鳴聲清婉隋太史令史良

○原脫史字
据舊唐書補

至

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中正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兒必文藻煥爛雀形旣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文强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川令

薛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觀中建一清臺以考元象

甄權能針灸狄嶽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將弓矢向塚一針可愈矣針其肩隅一穴卽時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淹風毒發腫立言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脹身瘦立言曰誤食髮成蟲也令服雄黃吐一蛇如

小指大唯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弗宏禮能相隋煬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聖人與世凡不同爾舊

唐書作故知凡聖不同耳此似有衍文

自是帝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薛

大鼎坐事沒爲奴詣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慙色解衣示之宏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

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爽元慶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奧妙不可易知試令

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之主也

盧齊卿童幼問孫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齊卿問時溥猶未生

張憬藏相蔣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據此合死然後有名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常奉使高麗囚地窖中終六年後得歸及在蒲州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有敕許令致仕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大富貴裴冕

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
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相矣冕懼其言深絕之未幾安祿山
反冕問三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卽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
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蜀肅宗卽位於
靈武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錄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虛觀設醮城
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
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
其病愈

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舉已久有一
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困窮愛一郡寧可及乎曰

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全不信曰將相向上是天子矣曰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晉卿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宰三日

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令軍中人負藁二圍寘于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畔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道士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五代周翟光鄴膚革肥皙善於攝養仕至樞府司天監趙延
父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原

脫而字据類說引續世說補與舊五代史合

卒時年四十六

趙延父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庭琦因從
容密問國家運祚延父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遇過別論琦詢
之不已延父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
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寔有恤緯之僭
五代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吹破門扇起
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
延父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
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父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